

名家专栏·盛世侧影

杜甫的科考

■ 向以鲜

这一年，诗人杜甫二十四岁。

他游兴正浓，江南的山山水水已经饱览，胸中丘壑已然纵横。但杜甫一点儿也不满足，他还想到更远的世界去看看。

熟读儒家经典的杜甫，脑子里一定浮现着圣贤孔子或孟子关于大海的箴言。

杜甫打算漂洋出海！但是，这个宏大的计划戛然而止。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秋冬际，杜甫可能收到了一封家书，或者是看见了一份朝廷邸报。总之，杜甫得到了一条消息，不得不结束快意人生的吴越漫游。

是什么消息让杜甫终止了人生第一场漫游呢？想家了，还是资费不够用？在所有的理由中，只有一个理由足以让杜甫改变主意，那就是要获取功名而必须参加的科举考试。为了参加次年春天在京兆举行的全国大考（贡试），得先参加州郡举办的解试才行，考试科目包括诗赋和策论。冬天时节，通过解试的举人们由州郡政府登记造册，作为次年全国乡贡考试的入门券，贡试则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主考官。

等待来年春天贡试期间，举人们也没有闲着，或者向显贵行卷，或者以各种方式作自我宣传，或让歌妓传诵自己的作品，以引起更广泛的注意。杜甫也在向世人尽情展示着才华，他要让人们相信，他的赋写得像汉代博学的扬雄一样好，诗歌则写得如建安代表诗人曹植一样棒。同时，还结识了长安文艺圈儿中的两位厉害人物。在后来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杜甫写道：“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李邕（北海）是碑志大书法家，王翰（子羽）是边塞大诗人，绝对都是一流的“老苍”，后来杜甫还专程去山东北海（青州）看望李邕，和李邕成为忘年交。

杜甫参加贡举考试的时间，差不多所有的杜甫研究者都系年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只有洪业系年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在中国科举考试中是不平凡的一年，据《新唐书》及《唐摭言》等记载，主考官是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这个人的学术修为并不高，性格急躁，评卷过程中时有偏颇，引得举人们不满，考生与主考官之间发生了冲突，举人们面进行抗议，杜甫就是抗议者之一，言辞颇为激烈，有人还因此而下了狱。科考在古代中国事关重大，这事儿后来闹到唐玄宗那儿去，玄宗也觉得仅仅让一个考功员外郎来主持如此重大的考试，分量着实轻了点儿，“位卑而权重”，于是，玄宗皇帝颁布一道诏书，从此，以后的全国贡试，均由一位礼部侍郎担任主考官。

杜甫诗中写及这次考试风潮：“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杜甫所参加的考试，显然就是由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诗中的“忤下”二字正是对杜甫参与当年抗议活动的一种真实记录。杜甫一点儿也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哪怕为此付出了代价，为此初尝人生失意的滋味儿：“独辞京尹堂”。从这句话中可以明确得知，杜甫参加的考试地点在长安京兆，而不是在洛阳。

长安首战失利，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打击不算小。杜甫完全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独辞长安，奔向远方：“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尽管“独辞”的行为中，包含着孤独、愤怒和无奈，总的姿态是洒脱的。杜甫为何如此超迈，和宋人梅尧臣、陆游落第时的悲伤完全不同。是不是杜甫太过自信，还是没有完全形成成熟的心智？

文学家朱东润提示我们注意唐宋科举制度的不同：宋代的科考每三年才放一次进士，唐代的进士科考每年举行，但录取的人员很少，通常不过三十人，有时一年一个也不录取。这种情形下，如果每人任职三十年，则全国当官的进士不足一千人，而全国实际上的大小官吏在万人以上——唐代的官员百分之九十都没有进士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唐代青年来说，是否被科场录取，影响并没那么重大。当然，这并不是说科考对唐人来说不重要，唐代进士的魅力还是很大的，能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肯定是人生的莫大荣耀。杜甫何尝不想呢，但是已经“忤下”了，不“独辞”又能如何！

杜甫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去看尽长安花，长安不是他的福地，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正好，父亲杜闲已由奉天县令迁升为兖州司马。洪业认为杜闲可以通过荫被人仕（从六品上即可），其仕宦经历很可能是先任武功县尉（正九品下），次任奉天县令（正六品上），然后才是兖州司马（正五品下），也是杜闲最后的官职。

二十五岁的杜甫，可以较为平等地和父亲交流。游历过吴越的杜甫，心中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一个以“奉儒守官”为“素业”的家族成员，必须到齐鲁朝圣！

杜甫在齐赵间的行踪，北至邯郸（丛台），东至青州（青丘），一路打猎一路狂歌，过足了“快意”人生：“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雪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鶵。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春天歌唱，冬天打猎，呼鹰逐兽，引臂射鸟……这是我们印象中的杜甫吗？尤其那专注且专业的马背上的射箭技巧，英气逼人，简直酷毙了，和后来诗人所描绘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种种不堪沾不拢边儿。这也太不像杜甫了，太像另一个很快就会相遇的大诗人。大诗人虽然这时还没有出现，在徐州兖地区却出现了另一个人，杜甫引为一生知己的兄长：“苏侯”苏预（源明）。闻一多是这样描绘的：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一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全身铠甲，跨在马上，的，便是临门青曹苏预。打从相识之后，两人心心相印惺惺相惜，杜甫晚年《八哀诗》中的第六哀即为苏源明而作。苏源明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大文人，但对杜甫的人生却影响甚深，他可能还是杜甫的骑射训练老师。苏源明的豪侠做派，让杜甫初次见识了吴越温柔之外，还有齐赵的英姿。这些丰富的昂扬的经历，都将在日后的岁月中，在杜甫的诗中发出回响。

烟火珠崖

东坡书院，古风徐来，擦过两耳，直拥背脊，身体仿佛被一股奔腾的热浪推搡着往前走。右前方，田田的荷叶盛大的绿意扑眼而来，包裹着我的惊喜、驿动和景仰的情怀。此番“拜见”古代大文豪苏轼，神游东坡文化圣地，实则是心灵碰撞、夙愿得偿的美事。

据传，苏轼谪居黄州时曾开垦城东坡地，因而得名“东坡居士”。“东坡”一词让人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充满诗意的元素，如荷花、古井、山泉、诗酒茶，无一不入东坡文化的烟火。这位北宋大家，集诗文、书画、美食和讲学于一身，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全能冠军”。历史曾给海南描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苏轼最后一次贬谪流放到海南儋州，以一种乐观豁达的精神结识海南人民，融入当地淳朴民风，为海南文化建功立业。儋耳三年，他躬身伺农，热爱生活，教化民众，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我仰慕东坡由来已久，从儿时只知其故事不知其神韵的到如今亲临其故居拜谒，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我想这便是东坡文化广为流传和自然生长的魅力所在吧。我欣赏东坡诗词、探访东坡书院、品味东坡美食，感受从东坡故事里走出来的超然、儒雅，乐观和励志，便可悦纳当下人间百态。庆幸儿时家中虽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却与书籍有着奇妙的遇见，打小就能在书里会见东坡，并枕着东坡故事长大，俨然以为自己就是东坡门下的一名后生呢。

初识东坡，是在一本类似民间故事的胶装书籍里。上世纪80年代初，小镇上几乎没有书店，普通家庭能有一本小学语文课本以外的书是罕见的。那一年秋季，我准备念小学三年级，适逢连队搬迁仓库，父亲偶然从一个废弃纸箱里拾得一本书。父亲把书拿回家后，随意放在家中书桌上，风从窗台灌进来，吹开它的扉页，大人孩子便可自由拿取翻

东坡书院遐思

■ 刘燕红

阅。大人们忙于工作，无暇顾及，我也仅在寂寞时随意翻翻。没想到，书里藏着乾坤，藏着大智慧，我读着读着，便深深地被吸引了。十几年来，书里的故事无从更新，我却百看不厌。如今，时过境迁，关于书名和封面的记忆日渐模糊，但对那青色书页、厚重粗糙的纸面、过小的字体，以及后期多处脱落的纸页印象极为深刻。

一本“东坡”书，津津有味捧读许多年，其中东坡肉、东坡饼、东坡井等典故烂熟于心，不仅知晓相关的奇闻轶事，还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东坡先生的风骨神韵。

初探美食，宛若与东坡文化相遇。上世纪90年代初，生活明显改善，鱼肉常见于餐桌。母亲有多种手法烹鱼肉，尤其会用酱油豆豉蒸大块猪肉，每一块肉切得四四方方的，连皮带着肥瘦肉共三层，软糯酱香，入口即化，是难得的下饭菜。母亲说这是她老家红烧肉的做法，二十年来心里念念不忘这道家乡菜，只是现在才有条件施展厨艺。我垂涎东坡肉已久，就觉着这是东坡肉该有的色香味儿。思及东坡先生指挥烹制红烧肉回馈将士的典故，更觉其风味靡之盛、流传之广不是没有缘由的。所谓“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且不说文学造诣，东坡先生当年还是一名匠心独具的美食家呢。

初访东坡书院，见载酒堂吊角飞檐、气度非凡，感慨东坡先生晚年贬谪儋州，生活千辛万苦却依然谈笑风生。我不禁想，昔日桃榔庵，那草堂陋室之所，东坡先生是如何教导出姜唐佐、符确那样出色的弟子的？种地和讲学，文学与美食，三度贬谪流放却集大成于一身，东坡先生成了史上最接地气的大文豪。犹见来往东坡书院的后生不少，瞻仰寄愿之时，在那枝繁叶茂的苦皮树上系着红红的布条儿，人人皆与东坡结下一个书香缘。耐人

寻味的是，究竟是世人承袭了东坡先生教化先人勤耕尚学的传统，还是东坡文化邂逅了诸位后生求学励志的生命之旅？是后生们先领略了人世间的挫折困顿，还是先聆听了文化先贤振聋发聩的教诲？我从小生长在海南之南，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也曾一点一点地沐浴东坡文化，心灵一隅宛若有春风来住。喜见今日东坡书院文化精神源远流长，能滋养万户书香、亦能助力百万后生。

东坡诗词是整个东坡文化的精髓。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便把语文书枕在耳边，吟诵着“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经典名句。东坡先生一生大起大落，屡遭困境，依然在诗文中呼唤青春、热爱人生。读东坡诗入脑入心，便如同与名家搏击浪花，与先贤交换心声，我读懂他“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感慨，他也知晓我这个后生的困顿，时常点拨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小到大，我也经历着各种人生考验，站在远近高低处，可见层峦叠嶂，可见参差错落，东坡诗里逐一点化。当我没有“擎雨盖”时，东坡先生教我举起了“傲霜枝”；当我悲观失意时，东坡先生斥责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所幸心中有风雨，都能在东坡诗词里轻松化解，人生如遇名师，如获锦囊。

舀一瓢“钦帅泉”古井的水，我也曾领略“大江东去”的豪迈。我用明晃晃的井水淘洗着远逝的时光，掬一捧清凉甘冽沐浴眉眼，我感受这书院千年的古朴与流芳。我身游在此，神游到彼，宛若行走儋州大地，穿越北宋围篱。隔着千年的雨帘，听得先生慨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曲曲折折的东坡桥上，荷叶开得如此盛大，荷花却被时光隐藏起来，好像在等待一个竞相绽放的季节。



《野秋》（版画）张祯麒作

么叔的故事

■ 李晓

还码着稻草垛，山野四周弥漫着大地母腹秋收后的醇香。么叔用柴火灶里蒸的南瓜米饭、风干萝卜炖腊肉招待我。

饭后，我在么叔家的堂屋里，看见一张张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么叔用铅笔在他去过的地方密密麻麻做了标记。么叔跟我一一清点，他20多年的打工生涯里，去了13个省市（自治区）。么叔带着炫耀的神情问我：“侄儿，你有我去的地方多吗？”我摇摇头：“叔，还是您去的地方多。”那天晚上，么叔一一指着地图上他标记的这些地方，跟我讲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他在那里遇到的打工故事：

哎呀，那个壶口瀑布，我听起来像打雷一样的阵仗；我和村里几个民工坐在大海边，凌晨2点才回去睡觉，那个大海，完全把我们震住了；有一年中秋夜，我们村里来的几个务工人员，在乌鲁木齐吃老家你婶婶寄来的月饼，我们几个人就一直望着月亮没睡觉；哎哟，说起新疆阿拉尔那里的棉田，一眼望过去就是无边无际的白色云海……么叔绘声绘色跟我讲起他打工之地的苍茫往事。

“侄儿，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我没想到，我们国家这么大啊，我出门打工，挣了一些钱，也确实长了见识。”么叔对我这样感叹。一直到深夜，么叔还兴奋着，那些他足迹踏过的地方，根须一样蔓到他足下来了，也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村子里的人时常去么叔家闲聊，他热情地留饭，然后，乡人们站在那张中国地图前，听着么叔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乡村地理老师”，讲述他去过的那些地方，大地上发生的故事。有一次，一个乡人听后，突然动情地在地图前深深鞠了一个躬。乡人说，我们在村子里耕种的土地，在地图上尽管没标注，看不

见，但它是这个地图里的一部分，我只想道一声谢谢。

么叔75岁那年，在堂弟的连连催促下，来到城里居住。这些年在城里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堂弟，早已在城里买了2套宽敞的房子，村里有一年修路，堂弟还捐助了10万元钱。有报社记者要报道此事，堂弟摆摆手，说，不必了，我们都是从那块土地里出来的人。

进城以后，么叔在城里客厅上，张贴了一张高精版的中国地图，他常常站在地图前久久凝望。

去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银色月光洒满苍茫辽阔的大漠戈壁，神舟十四号返回舱从浩瀚苍穹外着陆到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草场上，正看电视直播的么叔，匍匐在客厅的中国地图前，给我打来电话，激动不已地告诉我：“侄儿啊，那个牧场我去过，我去过。”

一个中国农民，与一张中国地图，风起云涌处，日月星辰下，血脉相连。



2023年9月17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杨道 美编：杨千懿 检校：李彪 王赛

海南日报

诗路花语

九月

■ 冷阳

此时，是九月
秋菊朝着天空绽开
金黄的质地
与天高云淡相映衬
风已然轻快
容易扬起衣袂和长发
有一池秋水
就有半坡枫叶
天上的云，卷舒自由
水树之影，重重叠叠
秋色怡然，无尘的意念
在心中渐起
秋光浮动
九月可以登高啊
眺望更远的地方
满目可及丰收的果实
山河无限
乡烟在山谷深处升腾
但很多远去的亲人
不能望见
只能在秋思里
在秋虫的窸窣中
听凭呜呜的风响
金缕梅和秋海棠
在表达着荣茂和欣喜
我想起黑黝黝的土地上
无数个躬身收割的母亲
她们的韶华
在秋天多么丰盈
多么旷达
尽管九月之后寒意愈下
风也会雕刻萧瑟
但花香和麦浪
犹在鼻息
经久芬芳

雨林时光

■ 李锋

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对远山和近水的尊崇
山的世界，水的源头
万物各尽其美

一个人只去很少的地方就够了
只要有云轻，水细
一溪流水，几处烟岚
有我爱过的良善人家

一个人只去很少的地方就够了
只要有云浮，雨落
一缕清风，三二鸟鸣
看得见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水自己推动自己

每次进山，我带着晨曦里的露水
带着肉身和不多的尘世念想
归来，带着青青草木的味道
以及云山深处的人间暖气
山中一日
长于一日或短于一生

散文诗

■ 尹文阁

鸟鸣
荡在弯曲的夕光之上
余音绕梁
稻浪翻滚，弯向了
渐次西斜的风里
像夕光打碎在湖水里
漾动的金黄
是时令的梦境
母亲刚数清一茎稻穗上的谷粒
父亲的咳嗽
就已悄然触到了星宿的阴影
而此刻，伤痛是无效的
谁都无法撇开
那一摊坍塌在他后背里的夜影
就像弱不禁风的一株芦苇
一夜白头
用飞翔也无力对抗无涯的时光
又俨然是停留在伦理里的虚词
被季节一带而过
陷入一厘米深的寂静
已习惯了用秋风做他的替身
夕光择别了树枝和村庄
生死是尘世间一个无解的卦象
我至今仍用他的哲理治疗失眠多梦
日子的纱巾晾在树上
秋夜之后
原野是另一番模样的欣欣向荣
一只鸟掠过如闪电的枝干
点着了一树的繁花和灯火